

梵文基础读本

语法 课文 词汇

[德] A.F. 施坦茨勒 著

季羨林 译

段 晴 范慕尤 续补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德文版第十八版前言	1
字体	1
语音规则	8
元音转换	8
绝对尾音（停顿）中的辅音	9
句内连声法（Sandhi）	9
词内连声	14
屈折变化	17
名词性词的变格	17
以元音为尾音的名词的变格（18）以辅音为尾音的名词的变格——独语 干名词（25）多语干名词性的词（27）不规则语干（33）	
比较级	34
代词的变格	35
数词	38
动词变位	40
现在时语干（特殊时态）（42）带插入元音的变位（42）不带插入元音的 变位（44）一般时态（57）完成时（57）不定过去时（63）祈求式（67） 将来时（68）条件式（69）被动语态（69）派生语干的变位（71）第十 类动词和致使动词（71）愿望动词（72）加强动词（73）名转动词（73） 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性词语（动名词）（74）不定式和独立式（78）	
词的构成	80
名词和形容词的构成	80

阴性语干的构成 (85)

复合词	87
复合动词	87
名词性复合词	88
练习例句	95
阅读文选	109
词汇及练习中出现的缩略语	132
词汇	133
后记	179

德文版第十八版前言

一代又一代的印度学者亲切地把这部教科书称之为“*der Stenzler*”（施坦茨勒）。多少次曾有人提出，该对这部书进行全面的重新修订。然而，当 B. Schlerath 于 1980 年负责出版第 17 版时，却未能实现重新修订，原因是所限定的时间过于仓促。在我看来，当 Söhnen-Thieme 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版（1992，伦敦）时，她所作出的尝试十分重要，而且在很多方面值得借鉴。因此，我可以着手来完成这多年来未尽的责任。首先，Schlerath 为将来修订而提出的种种建议实为我指明了方向。未曾采纳的仅有一条意见，即“将语料限制在古典梵语实际使用的范围之内，而无需顾及对语法的论述中出现的现象”。说到语法部分，我认为他的意见有些偏颇。在我看来，古代本土语法学家并不曾随意生出语法现象，而人们必须区别语言实际的各个层面，例如梵语辞书。教书者应有自主的空间。如果教师以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有些内容“有害”而无利，就可以让学生自行决定，比如是否要记住 *tr* 词缀所构成的行动者名词的中性形态。

经过修订以及增加的内容深入到字里行间，无法逐一枚举。当我还是一个初学者守在伟大的老师 Schlerath 跟前时，已经认识到，增加练习例句不仅可为，而且实在是势在必行，“当然需要从原著中选择”。我曾经试图在德国和加尔各答调查由 Pischel 纂辑起来的习题集，并且得到许多同事的协助，但无功而返。我想这部习题集一定已经佚散。而我自己的一番辛苦是否成功，要由使用者来评说。虽然经年累月，我还是未能在教书过程中积攒起适合的或者可能适合的材料。因此，我更加感谢 Eva Wilden。在搜集和筛选练习例句的过程中，是她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其实可以说，如果没有她，则不可能有这新一版的问世，是她承担起这项工作，使用电脑以及 Word Perfect 5.1/5.2 程序制作出付印的样本。然而，这些电脑程序在最后阶段被证明是十分靠不住的，这令人始料不及。Burkhard Quessel 为解决电脑技术问题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在此向他致谢。我还要向 Georg Buddruss 以及 Bernhard Kölver 表示谢意，他们曾提出许多建议。最后，当然不是最少，我要感谢 Thomas

Oberlies, 是他以细致而挑剔的眼光通读了付梓前的校样。

B. Schlerath 曾发表著名的言论：“故而应当把语言比较和语言历史的成分排除在语法之外。”然而，他也曾补充说明：“照此，要如实地阐明元音的变级，则为难矣。”我却以为，根据词法的不同领域进行语言比较所带来的教学效果，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因此，我十分高兴地宣布，下一版将会增加一篇附录，由 C.Kiehnle 以及 B. Kölver 来完成。一方面，“施坦茨勒”按照其逻辑所形成的非历史的特点将继续保留，另外，学生也得到更多的选择。我认为，这会使学生大受裨益。“附加练习”标题之下的练习例句也是额外增加的，同样是为了提供更多的选择。附加练习中出现的词汇已经收入词汇表，包括语法术语部分。

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留住施坦茨勒的《基础读本》，更是为了使其在与其它梵语教科书的竞争之中常胜不衰。因此，欢迎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批评。

Wezler

汉堡，1995年7月

(段晴 2005年8月9日译于北大静园六院)

后 记

偶然读到，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羨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 DAAD 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当然，我们的家谱远不及德国的传承来的久远，但是同事们玩笑间毕竟已经可以听到论资排辈的言辞。

在德国，《施坦茨勒》第一版诞生于 1869 年，在随后一百多年跨越三个世纪的时空里，这本并不厚的书不断再版，甚至无视人间的战争与和平（第十一版以及第十二版诞生于 1939 和 1943 年间），至 1980 年累计再版达十七次之多。梵文是印度古代的语言，纵然它凝聚着人类一方文明的丰富而卓越的智慧，然而这门语言毕竟不具备太多现实的实际意义，但是，这样一本教人学习梵文的书却在德国一传再传，经百年而不衰，其中之意境便是耐人寻味的。

第十八版的修订，是由德国汉堡大学印度学系的伟大学者 A. Wezler 教授完成的。关于 A. Wezler 教授，要多写几句。不必说他学识如何渊博，著述如何丰硕，记得在汉堡时，同学们喜欢上他的课，奥隳的梵文诗句经他口中念出便带着令人神往的优美韵味。自 1970 年起，德国与尼泊尔合作，对尼泊尔的古梵文、藏文写卷进行拍摄整理，以期长久保存住人类所创作的一方文化。自 1982 年起，A. Wezler 挂帅负责这一项目。截止到 2002 年，在 A. Wezler 的领导下，卓越的学者们业已完成 190,000 份写本的拍摄任务。2000 年，德国政府将 Max-Planck 研究奖颁发给 A. Wezler 教授，以表彰他在保护尼泊尔梵文写本项目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样一位学者亲自完成了这新一版的修订。这个事实体现着一个真理，即看似微小的精品其实更需要大师的打造。

大概不只是出于他的德国情缘吧，季先生非常推崇这本《施坦茨勒》，当年新中国第一代梵文学者曾经使用的第一本油印教材正是季先生亲自编译的。季先生曾说，别看这本书